

文人自誇(上)

王爾德說：「自戀是一個人一生浪漫的開始。」他赴美國演講過海關時申報稱：「除了天才，我別無他物要申報。」

中國人講究含蓄，以謙遜為美德，開口閉口就是「不才」「鄙人」。像「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貴，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那樣的自我介紹，也只有東方朔式的人物才做得出來。

但文人又難免不時地「天生麗質難自棄」，也就少不得程度不一地自誇一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當然要比王爾德搶先一步申報天才。湖州司馬打聽「李白是何人」，李白又毫不客氣地出口成章：「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至於劉禹錫作銘「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劉長卿自封「五言長城」，也各有底氣。

比較意外的是，杜甫向來一副忠厚老實的人設，其實也不盡然。中國人家喻戶曉的那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前面還有一句：「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原來「讀書破萬卷」本非餵給大眾的勵志雞湯，卻是「老杜賣瓜，自賣自誇」。而後面的一句則是：「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杜甫將自己與揚雄、曹植並列。相比起來，狂傲的謝靈運「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反倒還算謙虛了。

不過，自誇須有本錢匹配，好比發行紙幣須有相應的儲備金。若吹噓過度，通貨膨脹，便徒貽笑柄，大大貶值了。《後漢書》的作者范曄，獄中寄書諸甥侄，將自己的學問、文筆、音樂都好一頓自吹自擂。譬如在史學方面，自詡「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南宋的洪邁就批評范曄：「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在緊張的生活中，我們特別渴望鬆弛感。那麼，什麼是鬆弛感？我以為，這是一種從容不迫的狀態。打個淺顯的比方，它像一件面料舒適、裁剪合體的衣服，穿在身上，既不緊緊巴巴，也不鬆鬆垮垮。

如果以鬆弛感命題作一幅畫，我首先想到夏日的傍晚，炊煙在房頂升起四漫，夕陽在遠處緩緩移動，幾位老人坐在路邊樹下，眼看着田間小道上蹦跳的黑點走近，指指點點，認出哪個是自家的孫輩，站起身來，準備牽回家去共進晚餐。

一款發源於江蘇淮安及周邊地區的撲克遊戲攢蛋，今年以來在內地廣為流行，甚至成為圈層社交積累人脈的新工具。一輪攢蛋下來，生面孔即能熟絡起來，留電話、加微信甚至談生意都順水推舟。

簡單了解一下攢蛋規則，很快就能上手。這款撲克遊戲由四個人一起玩，對家為一伙，牌型有單牌、對牌、三張牌、三帶二、順子、炸彈（四張以上相同的牌）、三連對等，一輪遊戲從撲克2打到撲克A，每一局遊戲先出完牌的對家可升級，打過A則遊戲結束。「情況不明，對子先行」「順子打到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阿美玲和女低音阿弗耶，海妮絲聯袂演繹的版本。封套選擇了克里姆特的音樂主題習作《音樂Ⅰ》。

畫作不僅展示出而立之年的克里姆特所特有的出色寫實主義畫風和唯美新藝術運動裝飾元素兼具的畫風，他對古埃及、古希臘等歷史文明的融會貫通也同樣在畫中有所表現。畫面左側一位身穿深灰色長裙的清秀女子以全側臉示人，正垂目彈奏源自古希臘的里拉琴。這一象徵音樂的金黃色樂器無疑是畫面中最吸引人注目的亮點，也預示着克里姆特不久後「金色時期」的開啟。各種抽象的幾何線條及形狀交織在里拉琴的周圍，並以類

似印象派的粗獷塗抹筆觸加以映襯。克里姆特用米黃色和灰藍色的底色將畫面一分为二，右側的獅身人面像象徵着藝術的自由；女子的花卉頭飾則和右上角點彩狀的背景遙相呼應。此作原是畫家受希臘大亨、藝術贊助人尼古拉斯·敦巴男爵委約裝飾其宅邸門楣的油畫稿。由於男爵官邸在一九四五年被德國納粹付之一炬，克里姆特原本創作的兩幅音樂主題壁畫則全被燒毀，如今唯有《音樂Ⅰ》油畫稿可以一睹其原有的風采。

「碟中畫」馬勒《第二「復活」交響曲》／《音樂Ⅰ》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鬆弛感」是個什麼感

如果說得高深一些，孔子那句「從心所欲不逾矩」大約是最恰當的解釋。鬆弛感不是因為對生活的無知而無所畏懼，也不是對責任的輕忽而漫不經心。恰恰相反，鬆弛感來自對生活本相的洞察，對人生責任的自覺擔當。只有趟過生活溝溝坎坎的人，才不會為前方必經又不可知的路況憂心忡忡，因為他內心澄明，只要肯走，路永遠不會比腳更長。對他而言，知責擔責履責盡責，已是內化於心的律令，不再當作令人畏縮不前的負擔。

這樣的鬆弛感並非與生俱來。讀讀

歷史吧，一些人生於太平，世襲富貴，一切彷彿都已安排妥當，過得卻如沒頭的蒼蠅，暴躁焦慮。另一些人出生貧寒，遭盡離亂，反而把胸有成竹、有條不紊寫進了人生答卷。如果說真有刻入基因的鬆弛感，我想，十有八九不是來自血統、家世，而是和落草人間後的修煉息息相關。

鬆弛感和破執念有幾分相似。一心破執，反落其執。刻意追求、營造鬆弛感，往往適得其反，心弦繃得更緊，心情更加焦慮。在人生的旅途上，鬆弛感好似天邊適目怡心的雲霞，來時由它，

友可能有哪些牌、要哪些牌，彼此互相幫襯完成升級。組隊成為一伙後，在相互配合下贏了牌，雙方感情一下子就會拉近。攢蛋成為初識者社交「破冰」、老朋友增進交情的利器。而通常情況下，打牌的人員較為固定，進入一個圈子需要有人組局引薦。攢蛋受歡迎，也因為它可以作為引薦生人進入熟人圈的工具。

二〇一七年，攢蛋成為國家體育總局向全國推廣的「趣味智力運動項目」，有了這一高大上的頭銜之後，攢蛋開始逐漸在內地精英群體間流行，並大有取代橋牌、高爾夫的趨勢。不過，

「度度度」……即便作為新手，通過這些順口溜也能掌握攢蛋的基本打法和技巧。

為什麼會叫「攢蛋」？據說，攢源於農活中的「攢麥把」，在土話中有摔、扔、擲的意思；蛋和牌型「炸彈」中的「彈」同音。攢蛋由於是玩兩副牌，很容易抓到「炸彈」。在玩牌時，摔出的「炸彈」在所有牌面中最大，玩家也最過癮，「打攢蛋」便由此而來。

攢蛋雖容易入門，在玩牌時卻需要精心算計，並與隊友默契配合，估算隊

頭，別人沒想頭」「出牌對家接，此局定大捷」……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劇，赫然有一位年輕的香港留學生到來，他很熱情地在劇場門口向古天農和我問好，並說將來學有所成便返港從事劇場表演。當時我忙於工作，並沒有將這事記在心頭。多年之後，我在香港劇場認識到一位推廣日本戲劇藝術的年輕人，他的名字是林沛

二〇〇四年，中英劇團與日本小松座劇團聯合製作「雙邊文化交流計劃」，當時我協助中英劇團古天農導演的香港原創劇《留守太平間》，赴日本東京演出三場。除了當地熱愛劇場的日本觀眾到來觀